蜀山劍俠傳/27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七八回　破壁縱神魔 一擊功成千葉火　飛光籠大嶽 半空高繫五山圖

下一回▶

前文說到金蟬爲救朱文、靈雲，去往火雲嶺神劍峰，與尸毗老人鬥法，金蟬雖然不是對手，仗着身有枯竹老人所賜鎮攝心神之寶和一道太乙青靈神符，不受魔法禁制，法寶、飛劍靈效全未失去，雖落下風，人卻不曾受傷。老人一生氣盛，見金蟬口出不遜，又用修羅刀傷了他兩個宮女，越發大怒。正待施展法力，先給金蟬喫點苦頭，然後送往天慾宮中困住，引使入魔，以消仇恨。忽聽金鐘亂響，玉磬頻敲，知道來了強敵，深入魔牢根本重地，不禁急怒交加。方想運用魔法查看，忽見一個幼童在一幢冷熒熒的青光籠罩之下，突然出現，認出來人所用法寶又是枯竹老人一派。尸毗老人心中恨極，忙把手中玉拂塵往前一揮，大片魔火金花剛似星河倒傾，往前飛壓下去。青光忽隱，幼童不見。緊跟着又聽空中有人大喝，隨見一個十來歲的小孩影子在空中把話說完，一閃不見，正是上次和小寒山二女同來本山，救走阮徵的妙一真人之子李洪。因李洪措詞得體，自居後輩，不似金蟬可惡，加上李洪上次相遇，有了經歷，知道魔法厲害，預留退步，在佛光護體、至寶防身之下，把話說完，方始現身，略閃即隱，擒他甚難，便沒有追。二次待要回制金蟬，青光中的幼童又在一旁現身喝罵，怒火頭上，祇想將敵人擒住，沒想到來人是用誘敵之計，急匆匆施展魔法，先將金蟬送往天慾宮中，去與朱文一起。然後發動禁制，將當地圍了一個風雨不透，跟蹤追去。魔光纔起，敵人又不見，自己那麼大神通，竟未追上。剛一停步，青光中幼童又在別處出現，戟指大罵。老人因魔法禁制已全佈置停當，一任隱形多麼神妙，早晚也非落網不可，不禁哈哈笑道：「無知豎子，你已

在我天羅地網之中，還敢猖狂亂罵。別人被我擒到，還能活命；你若被擒，教你知道厲害！」

老人神通廣大，動作如電，心念所至，立可到達，無不如意。口裏說着話，暗中運用法力，人已到了幼童面前。滿擬魔法遙制，驟出不意，一旦趕上，便可將人擒住。幼童因見老人未追，正在叫罵，本未覺察。及至老人隨心念飛到，剛伸魔手，幼童忽似有了警兆，面色微變，青光立隱，人也不見。尸毗老人不料憑自己的法力和那一雙慧目法眼，幼童竟被漏網，越想越有氣。正待行法查看，忽聽金鐘零亂，敲打甚急，夾着愛女與門人侍者驚呼求援之聲。猛想起先聽鐘聲，祇顧擒敵，也未查看。愛女所居魔宮前面，有一魔牢，昔年所煉十二神魔，全被禁閉在內，已有多年，禁制重重，休說外人，便門人、愛女也難進門一步。先前鐘聲傳音，正是魔牢有警，急切間祇顧擒敵，竟忘查看。這些神魔俱都神通廣大，自己爲想歸入佛門，又念這些神魔曾經苦心祭鍊，歷時多年，立功甚多，不忍將其消滅；留在那裏，又都兇殘猛惡，很不安分，不論甚麼人全都傷害，對方稍爲疏忽，即使法力甚高，逃得元神，本身精血也被吸去，實是一個隱患。特意費了三百日苦功，用法寶設一魔牢，全數封閉在內，欲待自己皈依之後，再以佛法度化，消去凶煞邪氣，送去投生，使其改邪歸正，不料竟會有人來犯。敵人雖是兩個幼童，根骨均是上等，法力也非尋常。那太乙青靈火和李洪的兩件佛門至寶，正是破那禁制的剋星。莫要被他攻穿魔牢，放出神魔，大是不妙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老人心念一動，早把先前那環魔光放起。因兩座魔宮分建在神劍峰近頂不遠形似寶劍護手的兩端平崖之上，相隔雖祇數里之遙，但因近日一連困住了不少年輕男女，均是幾個有名人物的門下，老人料知事祇開端，對方師長必不甘休，東面兩宮均有魔法重重禁制，非行法不能查看底細。這時老人目光到處，瞥見那深藏在西魔宮平湖水底的魔牢，已被人用法寶攻破一洞，內中神魔已經逃出了四個，一個個赤身露體，白骨如霜，身高丈許，白髮紅睛，張牙舞爪，正與愛女和宮中門人侍女追逐惡鬥。愛徒田琪、田瑤正以全力施展魔法，堵住魔牢出口，不令下餘八魔逃走。於是一面將手連指，使鐘樓上所懸的金鐘發聲報警；一面傳音求救。牢中八魔見洞口被阻，不能脫身，也急得咬牙切齒，呼嘯如雷，神情獰厲已極。經過了多年禁閉，威力又加大了好些倍，田氏兄弟已有不支之勢。同時愛女剛受逃出來的神魔追撲，一面傳音求救，一面在法寶防身之下避入鐘樓，發動禁制，一面行法撞鐘。田氏兄弟同時情急無計，也用魔法遠遠撞鐘，故此鐘聲十分零亂。

那鐘樓乃魔宮中樞要地，四面均有魔法異寶埋伏。愛女雖仗應變神速，逃遁得快，當先

飛入鐘樓，進去便將埋伏一齊發動，將追她的神魔隔斷在外，未受其害。無奈這類神魔感應之力最強，對方一被相中，便如影隨形，不將那人精氣吸去，決不罷休，端的厲害無比。雖被隔斷，兀自厲聲怒吼，張牙舞爪，朝前猛追亂衝，不捨退去。另有兩個相隨多年的侍者，法力也非尋常，因爲逃避稍遲，已爲神魔所殺，頭陷一孔，屍橫就地，點血俱無。其他人被另外三魔追得四下亂竄，內有一個門人已經快被追上。知道這類神魔均是昔年所攝修道人的元神，功力甚高，再加禁閉湖底，多年潛修，兇威更盛。最可慮的是急切間就拼損耗本身真元，也不能將其當時消滅。而這些愛徒、愛女被相中，魔牢已破，就擒回去，二次禁閉，比起以前也差得多。稍有空隙，立即逃出爲害，捷於影響，防不勝防，一撲上身，便無幸理。再要被他們情急反噬，連本身十三神魔合爲一體，便和自己成爲不能並立之勢。稍爲疏忽，一個制服不住，定喫大虧。如以大阿修羅法除去，本身真元必要損耗一半，焉能不急。老人不顧再尋那兩個小孩子，立時飛往應援。不提。

原來青光中的幼童，正是金蟬新收愛徒錢萊。自在途中和金蟬分手以後，穿入山腹以內，立時施展全力，向前急趕。本心是想在防身寶鎧、神光籠罩之下，仗着穿山行石專長，趕在師父前面，照枯竹老人仙示，去往西魔宮魔牢重地擾鬧，引誘敵人分神，以便師父下手救人，免爲魔法所傷。及至趕到神劍峰西宮地底，正在查看形勢，忽聽泉聲震耳，仔細一看，那地方正是湖心泉水發源之所。錢萊想起仙示所說，魔牢就在湖底孤島之下。跟蹤一尋，一點沒有費事，便到了上次阮徵夫妻分手的湖心水榭平臺之下。那水榭建在湖心一座礁石之上，出水雖祇二三尺，下面卻是又高又大。當初本沒有這座礁石，原是尸毗老人將神魔禁閉魔牢以後，特移了二十多丈高，六七丈方圓一座平頂孤峰鎮壓在魔牢之上。又在石頂出水一段，建起一座水榭平臺。表面玉檻珠欄，金碧輝煌，矗立浩浩碧波之中，清而非常，實則由上到下，均有魔法禁制。常人到此，休說破那魔牢，祇要在水底礁石十丈之內，便受魔法反應，或被困住。偏巧錢萊練就穿山行石的專長。由不夜城起身時，錢康夫婦雖知愛子累生修爲，法力道根俱都不弱，但一則對頭太強，惟恐有失；二則他初入師門，便遇此建立奇功的機會，不能不加慎重。愛子轉世不久，天性好強，以前諸生便爲出道太早，童心未退，多樹強敵，喫了大虧。這次轉動重歸，想起他海內外仇敵甚多，都是妖邪中的能手，常爲他未來愁急。天幸仙緣遇合，歸入峨眉，如能立此奇功，全家增光，將來也有許多指望。好在小南極妖蚿伏誅，海怪降伏，仙山靈域，邪氛已盡，即便有事，光明境隔海相對，瞬息可以往來，有阮徵等峨眉之秀在此爲鄰，也無妨害。便將幾件鎮山法寶交與愛子，令其帶在身旁，作個準備。內中一件叫千葉神雷衝，乃錢氏夫妻昔年看出萬載寒炫是個未來大害，特意在每年極光微弱之時，暗用法力，冒着奇險，潛入來複、子午兩線交界口上，等極光太火環繞地軸疾駛飛過之時，收攝得一點殘餘精氣，立時遁回。年積月累，居然積存不少。再用八十一年苦功，

連同預先採集的元磁神鐵，煉成此寶。形如一個千葉蓮花形的風車，當中有一小蓮房，中具九孔。用時指定前面，如法施爲，風車立時電旋急轉，蓮房孔中便有幾股青白光氣射出。看去並不強烈，可是所到之處，不論多麼堅厚神奇的銅牆鐵壁，或是五金之精所煉法寶，祇要射中一點，挨着便即消融，妙在連點聲音都沒有。尸毗老人的魔牢，原是大白精金煉成，形如一鐘，大約五丈方圓，本就堅實，再加魔法祭鍊，不特能大能小，堅固無比，而且人一近前，並能發出魔焰、金刀、火輪、飛叉，環攻而上，稍爲沾上，休想活命。此寶恰是它的剋星，錢萊又有寶鎧防身，祇一下手，便即成功。

錢萊先沒想到這等容易，本祇打算引發魔牢埋伏，用聲東擊西之計，擾亂敵人心神。及見青白光氣所衝之處，四外魔火、金刀、飛輪之類儘管飛舞騰涌，聲勢猛烈，卻被那千葉寶光急旋盪開，不得近身。對面那片光芒耀眼的金壁已被烈火融雪一般衝破一洞，晃眼越陷越深。隱聞內裏羣魔奔騰，吼嘯之聲逐漸洪厲。金壁剛剛穿透一洞，便聽上面金鐘亂響，玉磬頻敲，大片湖水立似漏底一般轉瞬乾涸，現出湖底。同時又聽李洪傳聲警告道：「你真膽大，此是老魔根本重地，萬不甘休，還不乘他未來以前，趕快逃走。」錢萊聞言，猛想起敵人厲害非常，不可做得太過。剛把法寶一撤，猛瞥見一個身高丈許，白髮紅睛，一張血口，白牙森森，通身火煙環繞，形如夜叉的魔鬼，由洞中衝了出來，伸開兩隻蒲扇般大鋼鉤也似的怪爪，正要飛撲過來。看出厲害，忙把千葉神雷衝往前一指，青白光氣重又飛出，射向神魔身上，祇聽一聲厲嘯，神魔受傷遁走。正趕上面魔女和宮衆聞警趕來，神魔立即追撲過去。洞中跟着又飛出兩個，也爲千葉神雷衝所傷，因見對方護身寶光強烈，不敢前拼，各自負傷，朝魔女等撲去。耳旁又聽李洪急呼：「這些魔鬼，你萬放不得，你惹禍了。」錢萊倒被鬧了個手忙腳亂，見神魔又有一個衝出，向上飛去。洞中怒吼之聲更急，恐被全行逃脫，又沒法子封閉，祇得把寶光射住破口，不令餘魔再逃。正在進退兩難，忽聽兩聲斷喝，一道黃光擁着兩個頭頂金蓮花，身穿荷葉蓮花披肩戰裙，面如冠玉的道裝少年凌空飛墮。同時耳聽李洪又在大喝：「還不快走！」緊跟着，一片佛光已先飛墮，正擋在破口外面。錢萊人本機警，料知來人必是尸毗老人的愛徒田氏弟兄，曾聽李洪說過他們的厲害。本想調虎離山，又惦記師父安危，不敢戀戰，聞聲瞥見破口已被佛光封閉，連忙隱形，收了法寶，往地底鑽去。這原是瞬息間事。

田氏弟兄本在東魔宮內，因聞鐘聲報警，立縱魔遁趕來，見魔牢已破一洞，又驚又怒。剛把血焰叉朝錢萊飛去，青光一閃，人便無蹤。猛想起魔牢關係更重，忙又回身，見有佛光封洞，當是敵人，偏又看不見人。正待喝問，李洪忽在空中現身，喊道：「二位田道兄，我是阮徵師弟李洪，爲防神魔衝出爲害，特意代你們封閉一會兒，請快行法防堵，

我要走了。」田氏弟兄見是李洪，心生好感，方要問話，人忽隱去，佛光隨撤。幸而田琪機警，見李洪身形一隱，忙即施展魔法，防禦洞口，稍差一點，便被神魔衝出。就這樣，神魔威力仍是大得出奇，簡直不易防禦。田氏弟兄一面合力堵住洞口，一面行法撞鐘告急，竟未看出錢萊又是怎麼走的。

錢萊得手以後，如由上面飛行，去往東魔宮，也必觸動埋伏。因覺田氏弟兄不大好惹，一心又想探看師父，改由地底通行，穿山而過。到了東魔宮，升出地面一看，師父已爲魔法所困，不禁急怒。因是童心未退，已聽李洪傳聲警告，令其穿山逃走，去附近山中相見，錢萊偏因師父被困，義憤填胸，犯了童心，妄想用法寶暗算敵人，哪知臨機不退，幾喫大虧。錢萊後看出師父那麼神奇的法寶、飛劍和太乙神雷，也不能打傷敵人分毫，反因攻破魔牢，大鬧魔宮，兩次現形引逗，竟將尸毗老人怒火激發。當末次現身時，正在喝罵，方覺敵人仍立當地，沒有來追，心中奇怪。猛瞥見黃光照眼，老人突在身前出現，哈哈一笑，手已揚起，護身青光立受震動。錢萊知道不妙，忙往地底鑽去。當時雖得逃走，哪知老人神通廣大，先前受愚，祇因意氣用事，驟出不意，此時魔法已經佈置停當，上有天羅，下有地網。雖因錢萊有寶鎧護身，長於地遁，老人看出魔牢被人攻破，神魔正在猖狂，無人能制，急於趕往應援，未看出人是怎麼走的。畢竟見多識廣，錢萊逃時驚慌，未免情急，將神雷衝取出，準備萬一，微一疏忽，寶光掃中地面，裂了一口，入地以後，雖將法寶收起，卻露出一點馬腳。老人早疑來人善於地遁，自然一望而知。當時也不叫破，自往西魔宮應援。暗中卻將魔法發動，施展冷焰收魂大法，由地底四面湧來。祇要遇敵，微一生出反應，所有埋伏一齊發動，將敵人追出地面，免毀靈景，然後擒人報仇。

錢萊哪知厲害，以爲穿山行石，如魚游水，人在地底山腹之內，魔法有力難施。一心還想到天慾宮去，與師父會合，同共患難，救人出險。那天慾宮外有慾網，內有情絲，外觀祇是一團五色變幻的心形影子，懸在魔宮旁邊空地之上，不是慧目法眼，休想看出一點影迹。尤其金蟬、朱文被困之處，乃是諸天色界，五淫法臺，全宮中樞要地，內裏宮殿高大，富麗堂皇，更能隨人心念生出幻景，無限風光，備諸美妙。與靈雲、孫南困身之處，祇是一泓深碧，偶起漣漪，景物本來清空，風來水上，縱有微波，風定波澄，依然天光雲影，上下同清，迥不相同。不將外面所蒙慾網以無量神力抓破，絕看不見裏面虛實全景，錢萊如何能夠找到。正用乃父所賜法寶，在地底向上照看，自己還以爲膽大心細，師父既已困入慾宮魔陣，未爲魔法所傷，免去一道難關，底下便是如何出險，犯不着再與強敵去拼，必須查明所在之地，突然上昇與之相合。不料他心念纔勸，因先前那道太乙青靈符不捨使用，寶鎧雖可防身隱形，心神卻易受那魔法感應。如非機智，長

於應變，靈符又易施爲，老人懷恨已深，立意報復，就能保得性命，那苦難也必難當了。這且不提。

錢萊走着走着，猛覺一種冷氣由上下四外一齊撲上身來，當時便打了一個冷戰，幾乎暈倒。知是地底通行，忘了防禦，一時疏忽，不是中了魔法暗算，便已陷入埋伏。忙即強攝心神時，那冷氣越來越盛，更具極大壓力，周身刺痛，幾乎連骨髓都要凍僵，護身寶鎧並無用處。料知邪氣奇寒，先已侵入，無法退去。同時又覺心旌搖搖，元神欲飛。還不知身中魔法禁制，如非寶鎧防身，將外層冷焰隔斷，人早暈死被擒了。萬分情急之下，身已行動不得。暗道：「不好！」忙運玄功，一面強行抵禦，一面把那竹葉靈符如法施爲，一片冷熒熒的青光照向身上，心神方纔重轉清明，人也行動自如。驚魂乍定，正待起身，魔法已經生出變化：本來奇冷，如墮寒冰地獄，忽然眼前一紅，上下四外全是血光包沒，隨發烈焰，如在火海之中，雖仗神符、寶鎧防護心身，仍是奇熱難耐，氣透不出。錢萊剛剛運用玄功，停止呼吸，使元靈真氣流行全身，自閉七竅，在內裏調和坎離。倏地金光亂射，又有無數金刀叉箭，暴雨一般雜在血焰烈火之中，亂斫亂射而來，風雷之聲轟轟震耳。最厲害的是那血光，將身膠住，宛如真的烈火金刀，儘管隨意環攻，並無阻隔，壓力大得出奇，心脈皆震，自己卻是寸步難行，地底又無日無夜，也不知經了多少時日。

錢萊正在忍痛苦挨，猛瞥見一片墨綠色的光華，在血海中閃了幾閃，忽然不見。他認出是石完所用遁光，彷彿由地底來援，爲魔火血焰所阻，不能近身，不是知難而逃，便被敵人困住，禁向一旁。暗忖：「石完雖具穿山行地之長，此時人在天外神山，相隔數十萬里，憑他一人怎能趕到？又怎知這裏底細？」既疑不是，又恐真個冒失趕來，被敵人擒去。方在擔心，猛覺腳底一虛，身便下沉，未容看清，身子已被墨綠光華裹住。同時四外血焰金刀也狂涌下壓。方覺身外一緊，壓力暴增，雖不似剛纔那樣膠滯，墨光依舊往下急降，已經改向橫裏飛馳。但那魔焰壓力也大得出奇，眼看快要漫身而過，倏地見有三環佛光迎面一閃，飛向身後，魔火金刀立被擋住。隨聽地底風雷之聲大作，宛如山崩海嘯，驚濤怒吼，由遠而近，似由四方八面往中央猛襲過來。

原來錢萊被困時，尸毗老人知他精於地行之术，本心又愛這個小孩，不願傷他，意欲強迫歸順。惟恐其穿入地層深處，將地肺攻穿，勾動地火；一面還要兼顧天慾宮中被困諸人，一面又須收禁那逃出來的幾個神魔。而這些神魔均具有極大神通，以前收禁便費了不少的事，加之多年被困，忿怒已極，禁制神魔的法寶又爲錢萊所毀，倉猝應變，全出意料。逃出的神魔難以收服，未逃出的幾個又在魔牢之中各以全力向外猛攻，稍有空隙，

便成大害。這還是李洪先前暗助田氏弟兄，用佛光將破口封閉，跟着田氏弟兄和老人相繼趕到，否則祇差一眨眼的工夫，其餘諸魔便全逃出，成了大害。

尸毗老人到後，先用法力封閉破口，再去追擒逃走諸魔。無如那些神魔均經老人多年祭鍊，變幻無窮，狡詐非常。老人想起強敵太多，未來難料，仍想留以備用，而且本心也實不願傷害。神魔看出主人心意，越發有恃無恐，老人急切間竟收伏不住。幾次想將被困諸人選上兩個，使神魔飽啖，然後乘機迫其就範。又以此舉違背昔年誓願，加以性情奇特，最愛膽大靈慧的幼童。開頭儘管痛恨錢萊是個罪魁，及至將其困住，又不忍下毒手。老人這一立意生擒，錢萊卻佔了便宜。老人以爲地層已被禁制，堅逾精鋼，上層和四外均有血焰包圍，寸步難行。自己已將逃魔困住，祇等完全制服，收入魔牢，再費七日苦功，將破口煉回原狀，再去擒人不晚。錢萊又有寶鎧、神符護身，宛如一幢青光豎立地上，已有數日。及被石完由腳底攻穿一洞，將人救走，那血焰金刀原與老人元靈呼應，人一逃走，老人立時警覺。偏巧正在緊要關頭，逃魔如不制服，休說愛女、門人早晚受害，便自己微一疏忽，也難免不受暗算。無法分身，急怒交加，一面發動魔法禁制，一面命愛女和田氏兄弟率衆分頭堵截，休放一人逃走。誰知這兩人均得高明指教，石完穿山行石又具專長，獨門靈石劍和石火神雷不畏血焰金刀傷害。李洪再由暗中隨來，放出如意金環，將血焰金刀擋住，石完越發得勢。錢萊也是行家，兩下裏合力，聽準四外來勢，在山腹中或上或下，靈蛇電閃也似略一騰挪，便穿山破地而出。李洪因是始終不肯與主人結怨太深，僅附石完身後，暗中運用佛門至寶，祇守不攻，連石火神雷均不許用。等二人逃遠，便將如意金環撤回。雖遇到兩次四面襲來的魔火風雷，祇在石完上下穿行之際略爲一擋，便即過去，一同飛了出來。未出地面以前，先命錢萊同隱身形，遁往魔宮左側小山頂上的預設旗門之內，方始互說經過。

原來石完自從那日衆人走後，因錢萊剛入門不久，都能隨去建功，自己卻不能同行，雖然不快，但見師父未去，也就拉倒。等衆人走後的第三日，正隨阮徵、易、甄諸師長佈置仙山靈境，甄艮偶然拜觀下山時所領道書，得知乃父甄海已經轉世多年，現在小南極四十七島中的白鯨島旁水洞之中隱居。乃母不久也要尋去。並說光明境仙府，在金蟬等未回以前，無甚事故，如往省親，正是時候。二甄素孝，對於父母轉劫之事，時刻在唸，幾次向師長哭求哀告，請爲援引。妙一真人均答以時機未至，並說乃父孽重。甄氏弟兄便發宏願，誓修善功，爲父化解。下山以前，還曾苦求，真人答以時至自能相見，必會成全其孝心。下山以後，時常背人暗向師門通誠求告，均無迴音。忽見空白上現出字迹，喜出望外，忙和衆人說了。阮徵立時准許。雖然太火極光自從上次開府光明境已經減退大半，祇要算準時候，便可通過，但終不放心，便親身護送。快到子午線入口，回顧石

完追來，正要喝問，令其回去，忽然發現神駝乙休，獨在兩線交界之處運用玄功仙法，收煉一件法寶，忙即上前拜見。乙休笑說：「你們走這條路正好，否則我還要多費點事。此時煉寶正急，無暇多言。我囊中有一副旗門，一封柬帖，可命石完照此行事。甄艮、甄兌自往白鯨島省親，將你們父母接來光明境內同修。事完後，速往幻波池應援。石完聽其獨自起身，等魔宮事完，隨金蟬他們往幻波池相見，你弟兄再帶他回來。我另賜他一件隱身法寶，也在囊內。近日極光太火順着地軸纏道依時運行，自爲消長，與前大不相同，勢子緩得多，稍爲加急飛行，遇上都不妨事。現正微弱之際，阮徵無須護送，看完柬帖，各自回去。甄艮師徒通過子午線，也各分手。尸毗老魔機警非常，那地方石完又未去過，到了中途，可照我所開途徑地形，隱身穿山而行便了。」

四人見乙休獨立當地，兩手握着斗大一團具備七彩的光氣，不住轉動揉搓，口雖說話，手卻始終未停，法寶柬帖俱都令人代取。說完便不再開口，全神貫注雙手，轉動甚急。四人知關重要，不敢多問，各自依言行事。甄氏弟兄打開柬帖一看，驚喜交集。石完自更興高采烈。甄氏弟兄防他膽大冒失，又是孤身涉險，再三告誡，令其到後務先尋見各位師伯師叔，聽命行事，不可任性逞能。石完諾諾連聲，見那旗門和那隱身法寶均極神妙，心甚歡喜。同向乙休拜謝辭別，加急飛行。越過子午線後，甄氏弟兄因所去四十七島也名小南極，在南冰洋盡頭，與光明境小南極祇隔一道子午線，也有三數千里之遙，師徒去向不同，又囑咐了石完幾句，並令將所得二寶覓地演習了兩次，方各分手。

石完暗忖：「乙太師伯對我真好，此去莫要丟人。」平日那麼膽大任性，竟會格外謹慎起來。飛行迅速，不消多日，便趕到了滇緬交界不遠的深山之中，離神劍峰魔宮七千里外，便將身形隱去。老人魔鏡祇能查見五千里內外，又當手忙腳亂，幾頭不能兼顧之時，竟被石完容容易易直入魔宮，由地底升出。剛照乙休所說，將伏魔旗門安置在小山頂上，忽聽身側有人笑道：「你這小東西，好大膽子，竟敢背了師父，深入虎穴，找死不成？」石完聽出李洪口音，祇不見人，忙喊：「小師叔快出現，莫逗我着急。我奉乙太師伯之命而來，你再不出現，我發動旗門，小師叔就丟人了。」隨聽李洪罵道：「黑小鬼，你敢無禮！」跟着臉上捱了一掌，人也現身出來。石完原和李洪最好，忙賠笑道：「小師叔，弟子怎敢無禮，說着玩的。」李洪笑道：「此時尸毗老人正被神魔絆住，但四面俱是羅網，連我也難脫身。你齊師伯已經被困，錢萊不知下落，我仗靈符隱身在此守望。你石師叔和干神蛛道友夫妻奉命策應，也未見面。我正發愁，忽見你那遁光一閃即隱，因不是本門隱形法，還拿不定是你不是。後見幾座旗門影子，一晃不見，你也現身。心還奇怪，你怎會到此？膽也真大。你是乙老世伯教你來的麼？你師父呢？」石完便將前事說了。李洪大喜道：「乙師伯真個神通廣大，相隔數十萬里，竟如目睹。不過，主子

是你阮師伯的岳父，他的女兒人又極好，錢萊自應解救，祇不許你膽大妄爲，以免主人惱羞成怒，無法下臺。」石完道：「小師叔，你放心，這回我決不惹禍。不信，你跟了去，我只把人救到旗門之內，任他多高魔法，莫說奈何我們，連言動多不能聽見。」李洪笑道：「我知地底也有魔法禁制，你是如何去法？」石完道：「去年祖父對我說，弟子祇怕五行真火、極光太火，別的魔火邪煙卻傷我不得。萬一遇到魔火環攻，危急之際，祇要將石火神雷發出抵禦，便可無害，何況乙太師伯已有指示。我想先開一路，弟子前往救人，再與小師叔會合同出，不是好麼？」

李洪不知石完天生膽大頑皮，當此危機四伏之際，仍想試探魔火威力，以爲是乙休所命，當無差錯。便將遁光聯合同行，由石完開路，穿山入內，不消多時，便發現錢萊被困之處。石完妄想直衝過去，還是李洪看出血焰勢盛，知與主人心靈相合，如若硬衝，即便通行過去，也被主人警覺，石完豈是敵手。忙即喝止。石完也看出厲害。於是二人改由地底下手，穿到錢萊腳底，冷不防攻破山石，用劍光將人護住，立即逃走。也是二人該當成功。石完先在上面一衝，尸毗老人已有感應，祇當是又有敵人穿山入內，忙施魔法，跟蹤搜尋。不料李、石二人機警神速，忽然改上爲下，將人救走。等到埋伏一起發動，人已逃走。田氏弟兄本來受了魔女重託，對於峨眉來人，不願施展毒手。後見來人鬧得太兇，師父盛怒之下，也自有氣。不過祇想將錢萊擒去處治，對於別人仍存袒護，尤其對申、李二人具有好感。無如師命難違，祇得率衆趕來。滿擬這兩座魔宮無異天羅地網，上下密佈，敵人萬逃不脫。哪知到後，便聽老人傳聲告知已逃，令速留意。細一查看，四外禁網未動，毫無迹兆，人卻不見。同時老人也在百忙中放出魔鏡觀察，見新設禁網依然高張，紋絲未動，敵人卻無蹤影，又不似由地底遁去。自己這面，逃魔雖被困住，但互相怒吼，猛撲強掙，一任威嚇利誘，祇是不肯降順，老人空自忿怒，無可如何。同時牢中諸魔也在暴動，稍一疏忽，就許被其攻破。

尸毗老人越想越恨，立即召回門人、愛女，命照往日傳授，各在法寶防身之下，揚手飛起七十九面魔幡，當時佈就魔陣，將魔牢罩在中心。然後施展大阿修羅法，將手一指，收回封洞魔光。牢中諸魔，立即厲聲吼嘯，張牙舞爪，猛衝出來。由於收了禁網，先被困住的逃魔同時飛舞而出，都是身材高大，白骨嶙峋，一雙紅眼，滿頭銀髮，塌鼻陷孔，凸嘴血脣，利齒森列，手腳又長又大，鋼爪也似，在紅綠二色的煙光圍繞之下，環陣飛馳，朝衆門人、侍者抓去，口中厲嘯連聲，怒吼如雷。老人自從神魔全數飛出，兩臂一振，上半身立即裸露，獨自趺坐在一朵血蓮花上。衆神魔初出時，朝着老人猙獰怒吼，嘯聲尖厲，儘管作出張牙舞爪，向前攫拿之勢，仍是有些害怕。始而離身兩三丈，便各驚退。忽然一聲厲吼，飛身縱起，向守在魔幡下面的門人、侍者猛撲過來。到了幡前，

剛舉雙爪朝人便抓，魔幡上忽發出千萬枝火箭飛叉。神魔逃避也是真快，火光乍現，立即縱退，極少射中，祇有一兩個逃避稍遲。

防守陣地的恰是魔女和田氏兄弟，平日最恨這些神魔，認爲是將來大害。幾次想請老人趁其被困牢內，一舉除去，均因老人受了陰魔暗制，主意不定，欲發又止，不肯聽勸。當日師兄妹三人見老人施展大阿修羅法，不借損耗本身精血元氣去啖神魔，竟欲倒行逆施，等強敵到來，與之一拼，以快一時之忿。這等做法，一個不巧，害人變爲害己，即便神通廣大，也是要喫大虧。並且神魔二次又與本身合爲十三之數，後患無窮。越發不以爲然，但又不敢違抗，祇得假公濟私，乘機拿神魔出氣，凡是撲到三人幡下的，全被火箭飛叉射中，疼得滿地打滾，厲聲慘嘯，少時又縱煙光飛起，朝別人撲去。老人獨坐中央，始終不動。羣魔朝衆門人飛撲了一陣，不曾得手，越來越情急，一個個白髮倒豎，滿口獠牙利齒，錯得山響，怒吼越急。又朝衆人飛撲了兩次無效，忽然撥轉頭，一窩蜂朝老人身上撲到。老人竟似不曾防備，等快上身，忽把兩條手臂往上一揚，往外一分，張口噴出一片黃光，將前後心和頭一齊護住，雙臂立時暴長丈許。羣魔也一齊撲到，張口便咬。因正面已被黃光擋住，恰好咬嵌在兩條手臂之上，每邊六個。剛一咬中，老人座下血蓮花瓣上忽發出千層血焰毫光，高射數丈。到了空中，再倒捲而下，化爲十三個血光火罩，將老人和神魔一起罩住。

神魔一見血光飛射，便知不妙，想要飛逃，無如利齒咬緊在老人臂上，急切間竟被嵌住，休想掙脫，晃眼便被血光籠罩全身。祇聽一片卿卿慘嘯之聲，神魔身形暴縮，身子不見，各變成一個拳頭大的死人骷髏，依舊白髮紅睛，利齒森森，咬在老人雙臂之上，血光影裏，看出似頗狼狽。老人也不理睬。神魔始而厲嘯哀鳴，後似忿極，各向老人雙臂猛吸精血。無奈老人早有準備，臂堅如鋼，毫無用處。跟着，那環繞魔頭的一層血光忽化烈焰，中雜無數細如牛毛的金碧光芒，向內猛射。神魔方始支持不住，各又停了吮吸，哀鳴求恕，嘯聲也由淒厲轉爲極慘痛的哀吟。老人知已降服，厲聲喝道：「你十二人以前也是修道之士，祇爲惡孽太重，被仇敵擒去，日受煉魂之慘。好容易機緣巧合，被我救來，雖在我法力禁制之下，不能隨意飛出害人，但已免去煉魂之慘，並有不少享受。雖將爾等禁閉牢內，也爲爾等賦性兇殘，出必造孽；又因相隨多年，不忍加害，意欲候到將來，我以極大法力化解，使爾等轉世重修。平日血食也未缺少，自問相待不惡。爲何不知好歹，日在牢中惡鬧？我門人每送食物，便欲加害，即此已應嚴罰，我仍寬容。今日趁着敵人破牢逃出，竟敢忘恩反噬。本意將爾等化煉成灰，形神皆滅，姑念以前勞苦，再四哀求，我又有用爾等之處，既然認罪服輸，老夫生平不願食言。天慾宮被擒諸人，除他們自己找死，我已說過，決不加害。自己人更不容爾等動他們毫髮。若任爾等飛出

妄殺無辜，又我素所不爲。爲此特降殊恩，以身啖魔。索性將我本身精血，分賞你們每人一份。由此便與老夫重合一體，日內祇要有敵人敢於來犯，任爾等咀嚼便了。」

說到末句，便把雙臂微一振動，羣魔也便歡嘯，剛要吸食老人精血，忽聽左側有人笑罵道：「不要臉的老魔頭，自家法力不濟，不惜以本身精血去餵家中枯骨。我便和你逗着玩兒，看你那幾個死人頭喫得了誰？」話未說完，老人知有強敵到來，揚手大片黃光，朝那發話之處飛去。同時雙臂一振，羣魔全數飛起，聚在一處，也未恢復原形，仍是十二骷髏，方要掙扎，血蓮精芒電射，祇一閃，便一起包住。老人也脫出血光之外，不顧擒敵，先大喝道：「老夫決不食言，等我擒到敵人，自有道理。」話未說完，右側空中又有人接口罵道：「老魔頭，憑你也配？」老人怒極，又是大片黃光，循聲飛去，儘管勢急若電，毫無用處。來人語聲時東時西，說之不已，身形卻是不見。老人冷笑道：「無知鼠輩，你這樣藏頭縮尾，我就沒奈何你了麼？」隨說，剛回手把肩插白玉拂塵取下，還未施爲，忽聽空中又有一人大喝：「石完不可大膽！這老魔頭豈是你們所能惹的？」心方一驚，暗忖：「敵人隱形神妙，難道幾個爲首的全都來了不成？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老人心念纔動，猛瞥見一蓬紅白二色的火星迎面一閃。知道有人暗算，忙用魔法抵禦時，連聲霹靂大震，已經爆發。老人也是背運當頭，平日尚氣心高，慣佔上風，如今連遭失意，怒極神昏，已知來人不是弱者，仍在自恃。以爲自身法力高強，動念即可施爲，對方法力越高，越知自己厲害，決不敢隨意近身，致受魔法反應。加以來人神出鬼沒，魔法無功，不知來了多少人，一面想以全力抵禦，一面想要查看虛實人數，心神已分，致被石完乘虛而入。那時機也真巧到極點，稍差一瞬動手，兩人休想活命。老人萬沒想到，兩個後生小輩敢於如此冒失，略爲大意，石完石火、神雷已經爆發。總算老人法力真高，神雷炸時，護身黃光已同飛起，雖然喫了一驚，卻不曾受傷。同時血蓮光外，又是一聲大震，雷火星飛中，血光竟被擊散了好些。老人知道這類神魔雖被制伏，許以重賞，尚無實惠，性又兇殘猛惡，決不甘心，此時絲毫鬆懈不得。除非萬分事急，豁出兩敗俱傷，在未踐言以前，連放神魔出去傷敵，均難免生出意外。一個不巧，敵人不曾受傷，重又反噬，自己無妨，愛女、門人便難倖免。沒奈何，祇得先用魔法一指血蓮，光華重又大盛。

這時羣魔已因先前情急反噬時發出全力，兇威更大，已非昔比。老人明知敵人就在眼前，竟不及施展毒手，緩得一緩，來人已遁入地內，並還有意嘲弄，入地時故意現出身形。老人瞥見雷火炸處，面前不遠，現出一幢青色冷光，中裹前破魔牢的幼童，同了一個綠髮紅睛，又黑又瘦，身有墨綠光華環繞的醜怪幼童。因那石火神雷正是魔光血焰的剋星，老人惟恐魔頭逃出，不及兼顧，竟被遁走。不禁怒火上攻，伸手連指，立有無數金碧光

華夾着千萬血焰火箭，暴雨一般朝上下四外亂射過去，小半穿入地底，下餘滿空橫飛亂射。整座魔宮宛如火山箭海，血浪千重，連天都映成了暗赤顏色。更有轟轟雷電之聲，如百萬天鼓怒鳴急擂，山鳴谷應，地動天搖。老人滿擬方圓五六十里，上下千百丈，齊在魔火血焰飛箭飛叉所籠罩死圈之內，一任敵人法力多高，就說不死，也必受傷被困，哪知仍是不見影蹤。這時魔女和衆門人已得老人密令，各將魔陣縮小，藏身陣內，移向老人身側，以防有失。

老人不見敵蹤，空自忿怒。魔鏡已早飛起，正運法眼注視。因爲來敵太強，又在暗用大阿修羅法，準備施展毒手，到了緊要關頭，一舉成功。料定敵人善者不來，來者不善，既敢深入，決不會走。老人細尋無迹，應敵正緊，又無暇虔心推算，方在驚奇忿怒，忽聽男女笑語之聲，起自前面曾用法力點綴靈景的小山上空。又聽有人笑道：「淩花子，我還有事，去去就來。你把妙光門開放，教老魔頭看個仔細，省得他兩隻鬼眼東張西望吧。」同時血光中祥光一亮，小山那面現出五六畝大、五六丈高的一幢五彩輕雲，看去薄薄一層，祥輝閃閃，光甚柔和。內中圍着數十個道裝男女：有的雲裳霞帔，羽衣星冠；有的相貌古拙，形態滑稽。還未看清，一道金光擁着一個身材高大的駝背老人，正往東魔宮飛去。老人不由氣往上撞，揚手千百枝火箭，夾着無數血團，朝前打去。駝子哈哈大笑道：「無知魔頭，少時教你知我厲害！」說完，金光電閃，人已不見。那火箭血團，不知怎的，竟會反擊回來，射回魔女所居宮殿之上，比電還快。老人忙即回收，匆促中不曾收完，內有幾個血團已先爆炸，血火星飛中，整座魔宮竟被震碎了小半。

老人這纔知道敵人不是易與，也非盛氣任性所能濟事，還是看清敵勢，仗着煉就不死之身，相機一拼，或能轉敗爲勝。也不再顧別的，先將神魔、宮衆護住，強捺心神，定睛朝前細看。祇見仙雲杳靄，明霞冰紈之中，那凌虛而立的數十個男女，除一個花子打扮的道裝怪人和一個滿頭銀髮美婦而外，下餘全是天慾宮中先後被困的少年男女。峨眉門下，祇齊靈雲、孫南未見。至於金蟬、朱文、李洪，還有幾個不認識的幼童，以及先前用青靈辟魔鎧護身，暗發石火神雷，借着地遁逃走的小對頭，也在其內。那麼薄薄一片明霞輕雲，看去祇要風一吹，便可吹散的，卻一任血焰如海上下緊壓，火箭金刀四外環攻，休說不能攻破分毫，並還在血海之中若沉若浮，似欲隨風揚去，意態生動，十分悠然。雲中少年男女，有的本具師門淵源，神交已久；有的本來相識，劫後重逢，班荊敘闊，各話前情。便余媧門下那些男女弟子，經此大難，因對方援助脫險，也各化敵爲友，修好釋嫌，言笑晏晏，交歡若親。對於上下四外的這等猛惡攻勢，簡直視若無睹，笑語喧譁，隱約可聞；意似魔運將終，不久便看自己笑話。正強忍耐，暗想制勝之策，忽聽金蟬、朱文同聲喝罵，備極譏嘲。不由滿腔怒火重被勾動，冷笑一聲，正待施展毒手。

原來金、朱二人陷身天慾宮魔窟之內，雖受魔法禁制，不能行動，仗着道心堅定，儘管深情密愛，卻出於天真至性，純任自然。身外邪魔既攻不進，老人不久又被所養神魔絆住。李洪傳聲相告，說救星將到，錢萊已先出困，諸仙轉眼難滿，兩人心中大喜。此時如在玉虎神光與法寶飛劍防護之下突圍而出，也非無望。祇爲先前被困，連衝無效，不願徒勞。又難得遇到這等互訴衷懷，你憐我愛的良機，祇管綿綿情話，說個不完。反正無傷，難滿即出，誰也沒打逃走主意。金蟬更恨不得多挨一會兒是一會兒。正談得快心頭上，忽聽李洪二次傳聲，得知錢萊脫困，出時遇見申屠宏，說起神駝乙休、窮神淩渾、黃龍山猿長老等各位長老相次來到，衆人災難將滿，出困在即。石完也已趕來，錢萊便是他所救。干神蛛夫妻現正奉命，由地底暗入東魔宮，用神符禁制魔壇，迷亂尸毗老人的靈智，不令事前警覺。李洪又說：「蟬哥蟬嫂，祇聽風雷之聲一過，立往東方衝出，我和錢萊再照你們傳聲來處接應，立可脫身。」金蟬一面回答，互相準備；一面抱着朱文，笑道：「好姊姊，我早知這麼輕鬆平常，真恨不得和你在此多留些時呢。」